

母亲的缝纫机

○ 陈世峰

缝纫机是陪着母亲一起出嫁的。四十年前，但凡大户人家嫁女儿都以拥得三样家当为荣：一是凤凰牌自行车，二是金星牌电视机，三是洋河牌缝纫机。而那时代的女子，大多以纺织与缝纫的手艺为荣，家中安放一台缝纫机，便成了女主人才艺的集中体现，所以缝纫机带给母亲的，不仅是乡村人的体面，更是手艺的证明。

母亲的缝纫手艺十分精湛，农村里与母亲一同耕织的姐妹，也都把母亲公认为最厉害的。回想起来，我的“衣食无忧”似从出生就开始了。婴儿时期的四季衣裳、孩提时代的小白裙、初中时候的花书包、直到我上高中住校后的床上四件套，都是母亲在家埋头缝制的。可以说，缝纫机“咕哒咕哒”的声音，伴随着我整个成长时光。如今家中的旧相册里，仍保留着一幅自己6岁时的合影。我穿着母亲精心缝制的一件白色连衣裙，安稳的坐在小凳子上吃西瓜，香甜的西瓜汁从嘴里一直滴落在白色的裙子上，像是雪地里盛开的红梅，我甚是欢快。

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女子，老实本分与善良朴实的农村人特点，都能在母亲身上寻到，但母亲并不愚昧或肤浅，她是有知识的。早些年，母亲也读过书，但因我外公英年早逝，家境贫寒，只能弃学顾家，照顾我几个年幼的舅舅。所以我的小时候，母亲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来关心我的学业，但一直鼓励我和弟弟好好读书。有一阵子，正好父亲的工作调整，家庭收入一落千丈，我和弟弟的生活费全靠着母

亲在缝纫机旁缝制着5毛钱一只的蓝色网兜。多少个不眠之夜里，母亲疲惫地端坐在缝纫机前，在微弱的灯光下努力地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。就这样，我3年的高中生活，伴随着母亲在缝纫机旁边通宵达旦加工货物艰难地度过。直至今日，我依然不会忘记，我考上警校的那个下午，母亲正坐在她的缝纫机旁边，听到我录取的消息，她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开春解冻的黄土地里那样舒展开了。

等我上了大学，父亲的工作也有了起色，母亲就再也没有用缝纫机谋求过维持生计的费用。如今一遍又一遍地回忆，我看到在困苦生活中坚韧不拔的慈母的一切，看到了慈母用手中针线来换取我和弟弟成长的一切，而散落在脑海里那些关于母亲的点滴回忆，仿佛被这缝纫机逐渐地缝补了起来……

等我和弟弟工作之后，母亲年事已高，老花眼成为阻挡她手艺发挥的重要原因，并且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，我已不再需要母亲亲手为我缝制衣服了。就是我刚生好孩子的那年冬天，我的四肢总是冰冰凉凉，母亲在电话里做了个相当前卫的决定：要用缝纫机给我缝制一条丝绵裤。这世界上彰显母爱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没有什么稀奇，唯独那一次，我却觉得她这个决定又笨又大可不必哦。而今，缝纫机的机身落满了岁月的尘埃，按理说是该处理给旧货商的，但想来想去，家人还是作罢了念头。因为这缝纫机于我来说，不仅是母亲辛酸劳碌大半生生的回忆线索，亦是她倾注在我们身上的母爱与心血的最有力证据。

□ 杂谈

“六一”给孩子们更丰富健康的文学食粮

○ 关海山

阅读对象对作品内容太过于挑剔？究其原因，笔者认为，就大的方面来说，目前写给孩子们看的书，存在三个问题。

第一是目前的儿童文学说教味太浓。这也是中国在未成年人教育上传统的弊病，总是认为被教育对象的年龄还小，还不足以懂得道理、还不足以认识事物的本质，故总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被接受者，这自然要引起被接受者强烈的逆反。

第二是目前儿童文学所表现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过大。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，是通过阅读的过程而使阅读对象获得审美的愉悦和自我道德的完善。令人失望的是，目前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大多粗制滥造，生拼硬凑，编造些离奇的、莫须有的、极度脱离现实生活的情节，作品中的人物构成非黑即白，并且千篇一律，男孩都是捣蛋鬼、淘气

包，女孩则全是假小子、鬼精灵，还要美其名曰“高于生活”。

第三是目前儿童文学泥沙俱下，格调不高。这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最应该注意的问题。儿童文学作为启迪未成年人心智、涤荡未成年人心灵的文学作品，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与道德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它不但要给人以美丽和憧憬，还要给人以智慧和力量。然而，打开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，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由一个接一个无聊、无趣、没有主题、没有思想的小笑话组成的，简单，幼稚，油腔滑调——要知道，生活远比这幸福或严峻。更有甚者，作品里面不但充斥着凶杀、血腥、鬼怪、荒诞、迷信，而且还有一些色情描写；作品中不但出现大段大段的恶俗不堪的所谓“真情告白”，更有许多对男女亲热等细节的大肆渲

染。这些，会给未成年人纯真的世界里投下多么大的暗影？

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民族的未来。新世纪以来，我国少儿读物的创作和出版都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，据统计，我国现有30余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，另有130多家出版社设有少儿读物编辑室或出版少儿图书，有综合性或专业性少儿报纸70余种、少儿期刊百余种；全国有少儿读物专职编辑2000余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有近500位儿童文学会员作家。

克服以上的问题，笔者冀望，我们的儿童文学能够真切地面向儿童，和生活融会贯通，让我们的阅读对象从中汲取营养，以优雅的文化气息与丰厚的人文素养去完成精神世界的自我塑造。

相信儿童文学会有一个广阔的前景，繁荣而健康的未来！

石榴花开

○ 范中超

初夏。江南，绿肥红瘦。

每天漫步在湖城的街巷，天空中除了尽情流动的绿意外，最能闪亮双眸的，要数那些石榴花了。它们穿越了斜风细雨，皆仿佛应了昨日之约，与你我再次相遇。它们在春天里抽绿、孕育，不与百花争芳菲。好似只为一个等待：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。也许因此，初夏的五月，又常被人雅称为“榴月”。

每晚漫步长岛，看到那些花满枝头的石榴树，总忍不住走近它们。没有高大的树冠，但每一根纤细的枝条上，却也花团锦簇。不论含苞欲放的花蕾，还是朵朵盛开的石榴花，皆一身的中国红，灿若明霞，绚烂之极，更是天下最美的颜色。它们犹如一个个喜庆的风铃，在风中不停地舞、不停地唱。又如一簇簇燃烧的火焰，热情、奔放，总不时给人们以希望。

古人云：“微雨过，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然”。在这样一个时节，若经一场小雨的洗礼，再看那些朴实的花儿，此时的它们，则更显得娇艳欲滴。少了风尘的粘附，你看那一身的红嫁衣，带着滴滴雨露，好似大自然特意为你镶嵌的颗颗宝石，尽显一身的美丽与富贵。

石榴，又叫安石榴、若榴、丹若等，原产伊朗，阿富汗等地，后经丝绸之路传到我国。据晋代张华《博物志》载：“汉张骞出使西域，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，故名安石榴”。唐代孔绍安在《侍宴咏石榴》中也曾写道：“可恨庭中树，移根逐汉臣。只为来时晚，花开不及春”。从这首诗里，不难看出两层意思：一是石榴树，跟随着张骞，被从西域移植到了中原；二是诗人心中一丝丝惋惜之意：“只因到中原的时间比其

它植物晚，所以赶不上春天，无法同其它植物竞相开放……”然而，大自然神奇的造化，花开花落终有时，适者生存。即使在平淡中，只要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美，那都是件非常值得尊重的事。

在传统文化中，石榴花开满枝，预示着繁荣、美好，红红火火的日子。红彤彤的果实，透露着喜庆与祥和；人们更借石榴多籽，来祝愿子孙繁衍，家族兴旺昌盛。于是石榴树便成了富贵、吉祥、繁荣的象征，更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物。如在故乡，它更是常见的树种。与枣树一样，常被乡邻们奉为上宾，纷纷请进自家的宅院。

故乡的石榴，除了花开供人们欣赏外，在曾经的年代里，人们更看重它们秋天的果实累累。当满脸的微笑挂满枝头，那是它们最美的时刻。正因人们的喜爱，便不自觉地为之赋予更多的内涵。在故乡，“榴”通“留”，更有留住之意。不管你跑得再远，正因石榴果的甘甜，它总能将你的心、你的思绪，带回故乡，并留在那片熟悉的院落里。

想起春节回老家，在走过一个小巷时，只见墙头外，几枚石榴果，如节日里喜庆的灯笼，仍高高地挂在院墙外的枝条上。尽管果皮早已被风干，可抬头仰望，似乎还能依稀感受到，它们曾经一脸的绯红。想必在曾经的季节里，主人家不忍心摘下它们，又何尝不是在给远方的亲人，留一个念想呢？

今年“五一”，因疫情，期盼许久的回老家，终未成行。如今，此时此刻，又见石榴花开，欣喜之余，更多的还是对亲人们的思念：相距虽远，相思很近。只愿那火红的石榴花，早日驱散疫情，一切如常……



啄木的鸟不一定是啄木鸟

○ 詹政伟

惦记什么

逝去的时光，总让我们心旌荡漾，我们不由自主地会想到些什么，惦记起些什么，这样的时刻，往往是我们对当下充满了不满，只有心怀沮丧，我们才会比较和回望，如果一切顺风顺水，我们哪有时间 and 精力去考虑过往？

预算之外

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任何一个家庭，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一整年，几年，甚至一生作个经济预算，我们可以精确地看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把我们的物质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但精神生活总是在我们的预算之外，当然，精神生活也无法预算，都说一念不生是自由，心头无物乃仙佛，如果真的没有任何想法，那还是活着的人吗？

痕迹

家里雪白的墙壁上，有着清晰的手指印，那是儿时小时候摸高留下的；立式空调的旁边，有着细细的数不清的小坑小洼，那是飞镖的箭头留下的，三个人曾经有过N场比赛，输赢早已无从记起；这里一小块，那里一小块，这是屋顶漏水后留下的……虫斑，墙皮剥落后的石膏底版，甚至还有来历不明的黑点，是的，你都不明白它们是从哪儿来的，每时每刻都有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，而我们并不经意。

岁月偷走了一些什么

小学上学，先是从酒髻弄出来，到许堂滨，穿十字弄、青阳地、黄家弄、铁人桥、西大街，到东风小学；念初中，酒髻弄、十字弄、梯云桥、堰上、大弄、西小街、方桥头、暗弄、鲍家汇，到中

大伯母的芋梗粥

○ 汤向龙

大热天的傍晚，母亲打电话来说大伯母过世了，虽然我早已知道大伯母患了癌症，但心头还是一片酸楚。

大伯母家是长房，她家那小小的老房子里曾经四代同堂，是小村里最热闹的所在，因此，大伯母做起饭来总是用大灶。那个年代粮食远没有现在充裕，人口多的大伯父家一年当中总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。当家的大伯母要时刻算计着家里的存粮，除了白米饭外，馒头、南瓜、地瓜、玉米等时常作为主食上桌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大伯母做的芋梗粥是最好吃的。

芋头作为一种常见的农作物，遍布于江南各省的农村。善于利用土地的乡民们常在引水的沟渠中种植，或在稻田的角落里种上一小片，约在七、八月份成熟，老家有句土话：“七月半，挖起来看一看；八月半，吃了一大半”。芋头收成时，母子同篮，除了留下做种的芋籽外，其它的可吃到过年。

立秋时分，便能喝到大伯母做的芋梗粥了。

清早，大伯母到田里割来芋梗，坐在老屋门前将芋梗剥皮，再切成小段在太阳下晒上半天，到中午下锅的时候便有点干瘪。芋梗粥的其它食材是玉米粉、番薯、芋艿、赤豆，赤豆需是提早炖熟了的。中午时分，大伯母煮开了一大锅水，将赤豆倒入其中，再加入芋梗一起煮，待到芋梗煮烂，锅中的汤汁便呈紫色了，大伯母往锅中加入盐油，再加入切成块状的番薯、芋奶煮上十几分钟，厨房里便充满了香气。大伯母会用勺子舀起汤来尝尝咸淡，味道适中，便在沸汤中洒入玉米粉，一只手用竹棍快速

地搅拌起来，空气中芋艿及番薯的香气立马被玉米的气息给冲淡了。再煮上几分钟，大伯母的芋梗粥便大功告成了。

大伯母会到老宅中间的弄堂里走过来，悄悄地叫我去吃。我便拿着瓷碗，跟着大伯母到了她家，八仙桌中央摆着一大钵芋梗粥，大伯父坐在桌子边上慢慢地吃着，孩子们有的端着碗坐在门槛上，有的坐在小凳子上，都在开心地吃着芋梗粥。大伯母会将我的碗盛得满满地，我接过来开心地和其他孩子一起坐在边上吃着，粥中的芋梗柔软丝滑，里面浸润着赤豆和玉米的味道，芋艿已经被煮化了，还有那浸在粥里香甜的番薯，我总是能把满满的一碗芋梗粥喝得精光。

大伯父过世多年了，儿女们都成了家，建了新房，昏暗陈旧的老屋里只剩下大伯母一个人居住了。小村里年轻人不断地往城里工作生活，只剩下我母亲与大伯母比邻而居，老妯娌之间生活上少不了相互照应，母亲说，大伯母过世了，小村里更加冷清了些。这十多年来，我常回老家，有时也会碰到年近的大伯母做芋梗粥，也照样会从弄堂里走过来叫我去吃，但感觉却不是我小时候能吃到的味道了，大伯母总笑着说我在城里好东西吃多了，我原以为是大伯母年纪大了，厨艺退化了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是缺少了那四世同堂、孩子扎堆的热闹，芋梗粥似乎也失去了原来的味道。

大伯母安详地走完了她的一生，我再也吃不到大伯母做的芋梗粥了。葬礼结束后，我独坐在门前的院子里，似乎又看到大伯母瘦小的身影从老宅之间的弄堂里过来，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，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芋梗粥。

走

有一对夫妻，在户外的道上越走越远，每每看见他们背着辘重，我都有了一种由里向外的恐慌。我如果一味地沉浸在里面，到后来是不是也会变得厌烦？人就这样，在路上，总是欲罢不能，但又食之无味。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走路的问题，走到一定程度，内心里就有了或硬或软的想法，想法一多，只得继续了，当然，并不明白为什么一要多走。

柔软的舌头

如果你从小处着眼，我们会活得猥琐，如果从高处看，我们会活得很卑微。这是我在某次培训时记下的专家的名言，专家希望我们怎么样呢？显然，他要我们从大处着手，从低处入关，那么从大处着手，我们就会很伟岸？从低处入关，就会活得很高大？这显然是在扯淡，我们总是在惯性里奔跑，连停都停不下来。何况，舌头是柔软的，你指望它变钢硬？

尺寸

有个小时候的朋友回家过年，他是开画廊的，混得风生水起，衣锦还乡，自是一派春意盎然，老家一班朋友争着请他吃饭，以叙旧情，他却挑三拣四。有个混得一般的朋友，想叫他前往小茶楼喝茶，他用手帕拂着高档皮鞋说，这种地方就免了。朋友气得要死，想把画廊老板的底细都抖露出来，他妻子阻止，说，人不要看穿，看穿了，就把人看死了，只要看透明就行。

怕爬山

去长兴，碰到一个叫陈姓女

五月，花开花落

○ 保 滨

那一天，你问我，一朵花开的时间，如何计算？

我笑了，怔怔地看着你的脸：50年、也许只要30年，这如花的脸面，也会皱纹爬满。

20岁的脸是花季，是鲜艳，那么，什么岁数，才是花落的季节？人生八十，多少年，才是四季的秋天？

看着你的脸，不想知道答案！

那天看欧冠，拜仁四球狂屠巴萨！赛后，梅西一直低着头，那张脸，让我想起了江南的梅雨天。

因为梅西，巴萨一直是一朵花，一花独艳百花杀，压得皇马、米兰等豪门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五月，一个不起眼的瞬间，已长成风景的巴萨花，说倒，就倒了，两次对垒，净吞七弹！

那时，我想起了一句话：

友情是什么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；海边三月的鸟巢，风一吹，它就倒了。

就这样，开始花落！

那天你说，开完这朵花，你就走了！也许，你说的对，一朵花没有永远，不见是永远，而友情需要怀念。

那是你的生日，那是你的春天！一艘挂着鲜艳红布的帆船，静静地停在我的门槛前。

还是如花的笑脸，还是笙歌欢谈。

缘来，离别也可以这样美丽，缘来，花开的时间，只住在欣赏人的心间。

静静地看一朵花开，不想有

没有永远！